

種一第書叢小究研題問牙班西

# 爭鬪的牙班西

著 爾 克 若 國 德

譯 金 巴

SKBC  
MG  
K551.  
3

## 西班牙的鬥爭

### 一

西班牙境內發生的對法西主義的大鬥爭，乃是全世界有組織的勞工及自由主義分子的內在力量之再現。在德國勞動運動之無抵抗的失敗以後，這次西班牙工農階級及智識份子反抗法西斯蒂的英勇的戰鬥所生的影響有如一次振奮精神的大雷雨。自從法西主義在歐洲出現以來牠遭遇了一個國家的全體民衆之如此堅強的抵抗，這還是第一次。因此西班牙鬥爭就有了國際的意義，而遠超越過一國的邊境了。

這次的艱苦的鬥爭乃是一切不願屈服於法西主義的鐵蹄下的人們和運動之共同的目的。我們固不必單獨舉出一個黨派，然而C·N·T·和F·A·I·(X)在這鬥爭中的行動之異常敏捷而有力，我們卻不能不提出來敘說。此次鬥爭剛剛開始，這兩團體便給了牠一個動力，使牠能夠把法西主義的殘忍嗜殺的魔鬼逐出加泰魯尼亞省的大門外。起初那些謀叛的軍閥計劃着用一個出其不意的戰畧將全國各重要地點一律佔據，使

X·C·N·T·是「全國勞工聯盟」的縮寫字母，F·A·I·(X)是「依比利亞安那其主義者聯合會」的縮寫字母。

MG  
K551.52  
3



馬德里不得不投降。這計劃中的重要的關鍵就是奪取西班牙革命勞動運動的要塞加魯泰尼亞省，以便截斷首都與各大城市的聯絡。加泰魯尼亞是西班牙工業的中心，也是在文化方面發展最高的省分，牠的省會巴塞洛那又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巴塞洛那如果陷落，則抵抗法西斯蒂的長期戰爭便成爲不可能。因此葛德特將軍當時便急速飛往巴塞洛那，親身指揮叛亂。

然而C·N·T·的警備及其會員的無比的勇敢，馬上就把此等計劃打碎了。在幾天之內所謂「叛亂」完全失敗。巴塞洛那工人的勝利使得塔拉各那、勒利達、馬塔列等處法西斯蒂叛亂也迅速被鎮服，而加泰魯尼亞全省也完全脫離了法西斯蒂劍子手的魔掌。工人組織的民團日漸擴充，不久就增加到二萬名團丁，其中一萬三千名是C·N·T·，與F·A·I·的會員，二千名屬社會主義的U·G·T·(X)的工會，三千名屬於人民陣綫的各黨派，此外巴塞洛那另有一隊兵士，共八千人，全是C·N·T·的會員，由安那其主義者杜魯底指揮，出發沙拉各薩前綫，企圖從法西斯蒂手中奪回該城。

關於C·N·T·與T·A·I·兩團體之目的，在外國報紙上流佈着各種奇妙的傳說，曾經引起不少人士的誤會，我們應該將這兩團體的真實情形向讀者簡畧地陳述一番，讓讀者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自然我們此刻不能敘述這個團體的長期的光榮的鬥爭史，或牠們所遭遇的長期的迫害。這需要着浩繁的卷帙來記載。現在我們只來論述這個

X「勞工總同盟」的縮寫字母。

運動之指揮理論的重要意義，並且指出這理論在這兩個團體的戰略上的作用。

C. N. T. 成立於一九一〇年，在此後五六年中間就得着會員一百萬人，都是西班牙各地的有組織的勞動者。這個團體只有名稱是新的，而其傾向與方法則是一貫地繼承過去的傳統。西班牙的勞動運動的歷史是橫貫着長期的反動的，在此等時期中勞動運動只能夠秘密地存在着。等這類時期一過勞動運動便重新組織起來。名稱變換了，然而目的還是一樣。

西班牙的第一次的勞動運動是一八四〇年在加泰魯尼亞省發生的，那時在巴塞洛那由一個織工緩·孟次發起組織了工會。西班牙政府爲了制止這個運動起見，便遣派查帕特若將軍（這是西班牙歷史上最殘暴的反動者之一）到巴塞洛那去。一八五五年六月總同盟大罷工在加泰魯尼亞省爆發了，後來就發展爲一個叛亂。工人的旗幟飄揚於障礙物上，在那旗上他們寫着：「不得到組織工會的權利，勿寧死！」這個叛亂是被殘酷地鎮服了，然而運動依舊秘密地存在着，直到最後牠終於從政府那裏爭得了自由組織的權利。

這個最初的勞動運動是受了畢·伊·馬加爾的思想之強大影響的，他是西班牙聯合主義者的領袖，而且是蒲魯東的信徒。畢·伊·馬加爾是西班牙的第一流學者，還是一個偉大的，心地廣大的哲人，他的著述對於西班牙自由主義的思想之發展有着極大的影響。他的政治思想和里却·蒲萊士、蒲利斯特勒、托馬士、佩因、齊斐孫及其他初期英

、美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相似處甚多。他希望把國家的權力減少到最小限度，而漸漸用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機關代替牠。

一八六八年國王阿馬特奧一世退位以後巴枯寧起草了他的「告西班牙工人書」，同時猶拉同盟派代表團訪問西班牙，邀請西班牙工人加入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於是數千有組織的工人熱烈地參加了新的運動，而且採取了巴枯寧的安那其工團主義的思想，這思想直到現在還被大多數的西班牙工人忠實地遵守着。

一八七三年的革命因了英國和普魯士軍艦幫助王黨的緣故，終於失敗，第一個西班牙共和國遂告覆亡，於是第一國際的西班牙支部也就被禁止，在這以後的許多年間都不能夠公開活動。然而牠卻絕未失其在勞動羣衆中的勢力。西班牙的參加第一國際的分子並不管當時的兇橫的反動依舊組織了一個有力的地底的運動，而且祕密地刊印書報，在這嚴厲鎮壓的時期內不曾間斷過。經過了七年的兇惡的迫害以後，取締西班牙勞動運動的特別法令被廢止了，於是整個運動在幾個月之內又改組，而成立「西班牙勞工聯合會」。一八八二年在塞維爾開大會時就已經有二百十八個地方分會（擁有七千工人和農民的會員）的代表出席。

西班牙安那其主義的勞動運動所遭受到的殘酷的迫害在全世界要算數一數二的事了。牠的追從者或被處死刑，或在界上嘿累司、孟特席奇、亞爾加那、瓦勒等處的監獄中受嚴刑拷打；然而沒有一次反動能夠窒息了西班牙勞動者的抵抗精神。

現在的C·N·T·便是從這些傳統中長成的，而且是從前那些運動的繼續。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者和別的許多國家中的安那其主義者不同，他們從最初就把他們的活動放在工農階級的經濟的組織上面。在西班牙並沒有一個『純粹的，簡單的職工組合』。

C·N·T·的目的是雙重的。在資本主義下面牠努力用直接行動與教育大眾兩個方法來提高工農階級的物質與文化的水準。然而牠的真實目的卻在建立一個基礎在自由社會主義上面的新社會。牠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牠所企圖建立的新社會是由許多自由的公社聯合而成，並且是以經濟的與精神的生活之共同的利益為基礎。C·N·T·反對任何形式的獨裁制，牠以為獨裁只是一種阻礙社會之自然發展與文化的生活的制度。C·N·T·的目的不在奪取政權，而在奪取土地，工廠，生產工具，以及國內的天然資源。C·N·T·對於勞動者所施的社會主義的教育並不是告訴他們投票選舉議會中的政治代表，而是教導他們怎樣以合作為基礎，為滿足衆人的需要與安樂而管理一國的社會生活。

C·N·T·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產業工人的團體像別的國家的職工組合那樣。牠所包含的工會還有農民的，農業勞動者的，高等工人的，智識分子的。我們如今看見農民拿了武器和城市工人在一起抵抗法西斯主義，就應該記住這是C·N·T·及其前身的諸團體所做的教育工作之光榮的成績。C·N·T·的男女會員都很明白倘使沒有農民和智識的勞動者的幫助，社會的變革便不能夠實現。

C. N. T. 的指導理論中所含有的聯合主義與自由協意的原理也是這團體的實際工作的基礎。C. N. T. 不知道什麼職工組合的官僚政治，牠在各方面都獎勵各工會與各會員的自立。在較小的工會中團體的一切工作皆由會員自動擔任。而較大的工會則不能不有按月領薪的固定的職員，不過這些職員是由選舉而來的，任期僅有一年，所得報酬也與他們同行的工人所得工資相等。甚至C. N. T. 的總書記也不在例外。這是西班牙的一個老傳統，自第一國際以來就不會改變過的。

這一點促成了每個會員（個人會員）的個人創意之高度的發展。C. N. T. 的技術的組織和別的國家的職工組合比起來也許是有點陳舊落後，然而C. N. T. 創造了一種精神，產生了一種活躍的戰士的要素，這是任何國家所不能及的。西班牙可以說是古典的「團結的行動」的國家。在他國所極常見的只限於一種職業的狹隘的行業精神在西班牙則沒有。甚至在社會黨的U. G. T. 的各工會裏也找不到。在西班牙人們不大聽見階級意識和別的流行的口號，然而工人卻被休戚相關的鏈環更堅實地連繫在一起活的精神比無生命的組織更有價值。在德國那種技術發達到了極點，但是當希特勒得勢掌權的時候，八百萬有組織的德國工人甚至不曾舉起一根手指來防禦災禍。兩種組織的典型之差別便在這裏。

C. N. T. 從來沒有和任何政黨聯絡過。但在危急的時候牠永遠和別的團體在一起戰鬥，現在的情形便是如此。但是牠依舊堅守着牠的特殊的態度，絲毫不肯犧牲牠的

獨立。同時聯又設法和社會黨工會所屬的工人接近，這個辦法在最近幾年間得到了特別的成就。尤其是在社會黨團體的工人反對他們的政治領導者的情形裏，這個政策的成功更是顯著，譬如阿斯土里亞省鑛工的情形便是這樣。C·N·T·和U·G·T·的工人共同做過了許多成功的活動。今年(X)五月在沙拉各薩舉行C·N·T·的大會裏，代表們熱烈地擁護「爲了共同防衛共同攻擊的目的與U·G·T·聯盟」的主張。這兩個團體目前在對法西斯主義的鬪爭中的緊密的合作會使牠們的關係更爲親密。

C·N·T·是西班牙的精神的與社會的生活之一個巨大的因素。不管牠多年來所受到的那些兇殘的迫害，牠始終不能被禁止或消滅。在西班牙的未來的社會秩序之形成上，C·N·T·一定會盡一個巨大而深刻的任務，牠的影響也會大大地超過牠自己的團體之外。

不久以前共產黨議員兼共產黨日報工人世界的經理J·埃爾南特斯曾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若說目前的工人運動之目的是在革命完成後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獨裁制，這是絕對不可信的，我們參加戰爭時絕不會具有一個社會的動機。我們共產黨人最先就否認這種假設。我們參加鬥爭只有一個動機，就是願意來防衛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成立而又於本年二月十六日再生的民主共和國。」

X指一九三六年。



這個聲明也許會使別的國家的共產黨人莫明其妙。然而埃爾南特斯知道西班牙工人和農民對獨裁制的理想並不熱心，共產主義的運動在西班牙力量也微薄，且分爲三派。他知道共產黨的勢力還不足爲強大的C·N·T·的目標之障礙。所以他發表了這樣的聲明。

西班牙工農階級與智識分子從法西主義的殘暴的壓制下面搶救祖國之英勇的鬥爭是否只限於防衛現在的共和國，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單指出來：一羣帶兵的惡棍對於西班牙共和國的生命之殘害這事實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的局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社會局勢的自然發展不得不取捷徑，而採用別的社會進步之形式。C·N·T·與F·A·I·在加泰魯尼亞省爲了全社會制度之改造所做的創造的工作不過是現在情勢的結果。無疑地法西主義一旦敗北，則西班牙歷史中的新紀元即將開幕。我們可以相信西班牙工農階級得到勝利以後便能夠實現他們的完全的解放，不會使那不可避免的社會變革中途流產的。

至於F·A·I·牠和C·N·T·在本質上並沒有差別。這兩個團體關係密切，而且步驟一致。F·A·I·是指導理論的團體，其目的在維持西班牙勞動運動中安那其主義的傳統。牠的會員是許多時時準備投身於社會鬥爭的最前線的活動的青年。F·A·I·的每個會員都是C·N·T·的會員，而且是那裏面的最活躍的戰士。

這兩個團體刊行了大批自由社會主義的書報而且經營着大的出版機關。除了巴塞洛

那的工人互助和馬德里的全國勞工聯盟日報外，這兩個團體在這次事變之前還發行着四十多種週報和五種月刊。這一點就可表現出來那運動的力量和牠對於工農階級的影響之大了。

自從這次鬥爭發生以後，許多自主的工會如電影工業的工人，著作家，演員，加泰魯尼亞全省的戲院的工人以及許多別的組織，都加入了C·N·T·來參加打擊法西斯主義，圖謀社會解放的巨大鬥爭。

全世界有組織的工人目前非常注意地觀察着他們的西班牙的弟兄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可怖的威脅之大鬥爭，他們不久一定會明白西班牙的局勢是不能夠單從一個純粹的黨派的立場來看的。每個國家裏的運動都有牠自己的確定的特性，這特性是生根於一個民族的傳統與歷史的發展上的。勞働運動，尤其是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一個只承認一種特定的教義的教會，倘使我們不能學得尊重別人的意見卻只根據一個黨派的主張，用窄狹的眼光批評牠們，那麽所謂「統一戰綫」與「人民戰綫」便成了不值一文的廢話了。

## 一

當英勇的西班牙工農階級在各處戰地犧牲他們的生命保衛國家，抵抗一羣殘酷而野蠻的敵人的屠殺時，全世界反動報紙的走狗卻用最無恥的方法誹謗他們，攻擊他們做了種種可能的違反人道的事情。倘能打破這些謠言，使全世界的輿論隨時得着西班牙局勢

的發展之真實的報導，我們算是最有效地幫助了我們的戰鬥的同志了。

美國的良善的清教徒之流知道西班牙教會財產被沒收教堂被焚燬的消息，大為震驚。他們不能夠了解這是在危急情勢中的一種自衛的手段。一羣帶兵的棍徒背叛了他們的祖國，僱用里夫族的摩爾人「救助基督教」，以引起長期的戰爭。爲了使這個滅絕西班牙民衆的戰爭不致延長起見，西班牙民衆必須破壞那兇惡的敵人所恃的經濟的工具。在英國、荷蘭、瑞典、德國已經早有了這樣的先例，這幾國的人民在他們抵抗羅馬的巨大鬥爭中間就沒收了全部的教會財產。

我們要瞭解西班牙目前的局勢，便必須知道在西班牙歷史上教會所盡的任務。西班牙的教會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宗教機關，而是一個不可輕侮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力量，幾百年來在西班牙的全部社會生活上都有着極大的影響。西班牙教會在牠的殘忍的長期歷史中，永遠做了社會進步的最大仇敵而爲每次反動的中心。

教會是在抵抗摩爾人的長期戰事（差不多支持了八百年）中間纔變爲西班牙專制政治之巨大因素和主要工具的。好些世紀來西班牙都是歐洲最進步的國家，而爲科學、藝術、工業、農業各方面的先導。然而當摩爾人被逐出西班牙，全國國民匍匐在教會與「基督教君主國」的暴政下面的時候，這偉大的文明就被火與劍毀壞了。千萬的民衆因抵抗這個新權力的鬥爭失敗而遭屠殺以後，西班牙各市鎮的權利與自由也被剝奪了。田地變成荒土，卓越的工業也遭破壞，精神的生活也被窒息。在那個兇惡的獨夫非力浦二世

統治的末年，西班牙差不多減少了牠的人口的一半。

發明那個殘酷的法庭（宗教裁判所）的便是教會與君主專制政治的代表們。宗教裁判所乃是鎮壓西班牙人民的主要工具。根據孟加耶僧正發表的非常慎重的記載我們可知從一四八一年到一七八一年三百年中間，在西班牙共有三十三萬多人被活活燒死，其財產也被國家沒收。

在所有這些壓迫與腐敗的年代中間教會就是阻止西班牙接受任何外國文化的影響之主要因素。在一七九〇年宗教裁判所公佈的禁書目錄上面我們可以找到七千六百多個作者的姓名，被禁的著作中間甚至有賀拉西、奧維德、西塞祿、蒲魯塔克但丁、佩脫拉克、薄伽邱及其他許多人的古典的名著。在那時候西班牙共有十三萬四千個牧師，四萬六千個僧侶，三萬二千個尼姑。教會的田產總額值三百二十五萬萬「利埃」，（X），其歲入也有五萬萬「利埃」之多。此外教會還有房屋，馬匹，牛，羊等等財產，值八千二百萬「利埃」。再加上許多別的權取的財源，西班牙教會的歲入可到十六萬萬「利埃」。然而同時人民的生活却是異常貧苦，每七十二人中，且有一人淪為乞丐。

法國大革命第一次把自由主義的思想介紹到伊比利亞半島來，這思想就征服了西班牙的知識階級。對教會與君主政治的鬥爭便從這時開始，以後也就不會停止過。一八一

X Real，西班牙及小領土所通行的小銀幣，價值在美金六七分之間。

二年加的斯憲法公布，廢止了宗教裁判所，減削了教會的權力。後來拿破崙的軍隊在西班牙失敗，費爾南多七世回到了馬德里。他承認這人民的憲法，並且以莊嚴的誓言允諾只行使立憲君主的職權而遵守國家的新法令。經過了三百年的教會的專制以後西班牙人民的確享受了幾個月政治自由的幸福。

然而費爾南多（法國的路易，非力普稱他爲「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大混蛋」）不久便勾結教會陰謀取消憲法，他痛斥憲法說「這是一個反對君權與教會的神聖權利之犯罪，與一個魔鬼的發明」。西班牙又爲一個新的反動時期籠罩了。憲法被廢止，宗教裁判所重設，五萬自由主義者在這可怕的法庭的拷問室與地窖裏面受了炮烙之刑。

到了一八二〇年拉費爾·德·利各起來反抗費爾南多的殘暴的專制，帶兵向馬德里進攻。加泰魯尼亞與加里西亞兩省起而響應，全國的自由主義者皆擁戴利各，認他爲解放西班牙的領袖。費爾南多看見危險當頭便馬上改變了他的政策，自稱爲一個憲法擁護者而歸咎於他周圍的人，把全部責任放在他們的頭上，將他們治罪。於是加的斯的憲法再度實施，宗教裁判所又被取消，耶穌會教徒也被逐出國境。牢獄之門大開，所有遭受政治迫害的無辜者皆獲得了自由。費爾南多在議會裏發表了他的有名的演說，痛斥憲法的敵人，並向議員保證他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做「他的親愛的人民之最高的奴僕」。

這是西班牙的生命上的一個新紀元的開始。議會通過了「教會的法令」，學校在全國各地設立起來。然而當自由主義者正在專心從事建設的工作，謀國家的復興時，費爾

南多與教會便訴於「神聖同盟」，求外國的援助來打倒他們的自由黨敵人。

一八二三年兩個主教和一百二十七個高級教士創立了那個惡名昭彰的秘密結社，稱為「死之天使」，這個兇惡的團體雇用了一羣兇徒，專門對付西班牙自由主義的領導人物。從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二五年中間被這個黨團暗殺了的人在四千以上。

同年盎谷雷謨公爵帶了六萬法國兵到西班牙來，幫助費爾南多消滅西班牙的憲法擁護者。因了這外國的援助，費爾南多戰勝了，西班牙又落在惡運裏過了許多年。全世界中沒有第二個國家遭遇到這樣一個可怕的反動時期。自由主義者大批地遭難。共有五萬多人被囚在宗教裁判所的監牢裏面。西班牙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利各也被處死刑，而且用的是極卑劣的方法。他被縫在一個口袋裏面，由一匹驢載到絞刑架去，一羣發狂的亂民被教士們煽動起來，一路上叫嚷着：「鎖鍊萬歲！」自由主義者創辦的學校全部封閉了，宗教裁判所下令焚燒一切書報只有耶穌會教徒所推薦的得以保全。甚至於連至一八二六年在瓦倫西亞省城還發生了一件宗教裁判所處刑的事：共濟會會員利波爾因為表示不相信教會的教條而受絞刑，屍身焚燬於市場之上。

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直至今日西班牙人民的鬥爭已多至不可計數，而在這一切的鬥爭中間，教會永遠站在國民的仇敵那一邊，就如現今牠擁護法西主義一樣。教會在西班牙之所以遭人民痛恨，就在這一點。西班牙的每個知識份子都知道在西班牙的長期歷史中間教會所盡過的狠毒的任務。教會把當時全世界罕見的最高的文明毀壞了；牠使國家破

落，人民貧困；牠阻礙一切的社會進步，創造出一個幾百年來的愚昧與黑暗之國土。

每一次有人出來想用自由教育的方法打破愚昧的狀態，都會受到教會的壓迫。教會稱這種企圖爲「違反上帝的法律之犯罪」。一八五一年安托利奧，塞爾未拉在馬德里設立學校一所，使該城工人有一個獲得基本教育的機會。這個學校立刻得到成功，而且發展很快，後來就有了五百個熱心而勤勉的學生。然而塞爾未拉的崇高的企圖不久便成了教會攻擊之的。因此自由主義的人士舉出代表請求大臣布拉屋，莫利諾准許該校立案，莫利諾却嘲笑地回答道：「在西班牙用不着會讀書寫字的工人。我們需要是負重的牛馬」。

塞爾未拉的學校不用說和許多別的學校一樣地被封閉了。從一八二四年摧殘自由教育的學校起到一九〇七年枉法槍斃巴塞洛那近代學校的創立者弗南西斯可·非勒爲止，西班牙的教會永遠採取同樣的政策以壓止任何反教會的教育。

法西主義的劊子手向世界宣傳目前焚燒教堂與寺院之舉動皆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塞維主義的學說所產生的結果」。這是有意捏造出來的謊話。實事上近代西班牙勞動運動大部分都不會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至於列寧與史太林兩人的思想的影响則更是微小了。早在馬克思出生之前或者一般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被介紹入西班牙以前，西班牙的每次民衆暴動中有了焚燬教堂的事實。每次進步的運動必須把教會看作牠的最厲害，最兇惡的仇敵而與之戰鬥。

W. 巴利先生在給紐約論壇報（絕不會有人說這報紙是同情「赤化分子」的）的信函裏很公平地說：

「英德教堂的問題是可以解釋的，——雖然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和美術的愛好者，對這件事情很覺惋惜，西班牙的教會和我們這裏的教會不同，牠公開地參與政事。幸而我們的歷史上沒有古林這樣的人，我們發覺在他的政治的努力上，他不但不抱帶美國天主教教會的那樣的見解，而且他的活動總為美國教會中的博學之士在會報上痛加抨擊。西班牙的教會明顯地，確定地，一致地和那般爲了個人利益，不惜將祖國化為戰場的軍人勾結，我們姑且不談西班牙人民的抗戰行動之倫理的價值，我們也當知道人民絕不能袖手旁觀，聽憑那般職業軍人將武器打倒他們的頭上，并且也不能旁觀着教會人士加入叛軍而依舊重重保護那些教士的生命和財產」。

從初期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之擁護者以至現今的C、N、T、與F、A、I、的安那其主義的工人，西班牙的革命者裏沒有一個有意爲了宗教信仰的關係而加害於人的。西班牙本是老牌的宗教裁判所的國家，托爾克馬達，埃斯可巴爾，諾約那諾諸人的國土，在那裡人只要對教會的教條稍微表示一點疑惑，就會身受嚴刑拷打甚至死刑。西班牙的革命者已經得了夠多的教訓，知道宗教的信仰是不能夠單由武力與殘酷的鎮壓而改變的。不過他們雖然容忍個人的私人信仰，同時却不得不與教會戰鬥，因為教會常常是而且到現在還是西班牙的反動之政治的要塞與夫任何社會生活的變革之最大的敵人。



## 三

法西主義從沒有一個明晰的，確定的理論的根據。牠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好像是從各個最不相合的處所借來的一塊一塊破布補成的東西。牠在每個國家有一個不同的意義，只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牠的兇橫殘暴的手段與個人絕對服從國家之紀律。然而全世界的法西主義的信徒們還有一個特點。他們都在談他們所了解的民族的覺醒，他們以為除了他們以外就再沒有第二個人是民族精神的真實解釋者。在意大利每個黑衫黨黨員都是「意大利民族」的代表；在德國每個國社黨黨員都是「真正德意志精神」之支持者；在美國每個三K黨黨員都是「真正美國精神」的化身。

事實上，法西主義把民族主義弄成了一個新的宗教，牠的教條是和教會的教條一樣地神聖不可侵犯。然而意、德、奧諸國的近代史，已經證明出來，對於牠們民族主義，不過是掩護法西斯蒂的一切行動的外衣；法西斯蒂的旗幟遮蓋了一切的不義，一切的犯罪與暴行。倘使這還需要更多的證據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在西班牙找到許多的近例了。弗朗科、穆拉、希爾、羅勃力斯之流的冷血的劊子手告訴世界人士說；他們完全為愛國心與愛人民心所迫，起來武裝反抗大多數西班牙人民選舉出來的共和政府，以剷除外國思想之惡影響，打倒莫斯科的統治。

他們爲了表示他們對於西班牙國民的熱愛，便和希特勒、莫索里尼勾結，雇用北非

洲的摩洛哥人，蹂躪他們出生的國土，滅絕他們自己的人民。

我們要知道，現在的片斷的·反革命，反社會的法西主義是和從前馬志尼·加里波利的諸人所提倡的平民的民族主義大大地不同。馬志尼的口號；「上帝與人民」乃是那些激動了全意大利人民的熱望之象徵。馬志尼的理想中，雖然含有一個新的政治束縛的種子，但他和他的同志們都是本着崇高的動機而活動的。那時候的愛國主義者在國家與他們的全民族的目標之間，劃了一道十分清楚的界綫。他們誤解了歷史的事實，然而他們的生活與行爲，都浸染着對於人民的熱愛和忠誠。

這種情緒，是那些將本國化作屠宰場以實現個人的政治的野心與經濟的利益的人所沒有的。弗朗科將軍告訴英、法兩國報紙的通信員說：他準備犧牲西班牙人口的半數，以建立他個人的獨裁制，而肅清共產主義的瘟疫。克波·德·顏諾將軍又宣言目前的戰爭，必須繼續到西班牙土地上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被處死刑爲止。

巴達約斯的慘劇，就證明出來，這並不是軍人們的一時的豪語，在那地方共有三千多個男子和婦女被摩爾人與外國志願兵屠殺。這所謂外國志願兵，大半是由各國流氓組成，其中以德人居多。支加哥論壇報通信員傑·亞倫描繪一幅他個人身經目擊的可怖的圖畫告訴全世界的人士：一千八百個非武裝的男子和婦女，被趕進了鬪牛場，一批一批地任機關鎗射殺。

在塞維爾，加的斯，格拉那達，沙拉各薩、或斯加以及其他被叛軍佔領的城市裏，

成千的工人因為抵抗那般利用外國的傭兵以殘殺本國人民的背叛國家的軍閥而遭屠殺。各國的報紙都記載着弗朗科將軍的軍隊從南部向馬德里推進時，曾殺死大羣的農民，希望由此免却後顧之憂。

C、N、T、與F、A、I、的防衛委員會發表一件告全世界工人的宣言，他們特別訴於一切有良心的新聞記者與報館訪員：

「秩序的敵人不是我們，倒是軍閥與法西斯蒂。C、N、T、與F、A、I、和別的團體的工人合作的英勇工作，鎮服了加泰魯尼亞省的叛亂。然而法西斯主義尚未被征服。我們的同志數千人包圍了沙拉各薩。我們正從事一個劇烈的戰鬥，以營救在那裏以及在西班牙其他城市中的同志。我們的鬥爭必須勝利。自由一定會壓倒專制與束縛的。」

「飢寒交迫中的西班牙工人並不是殺人放火的強盜。連資產階級報紙（資本家的報紙中少數最蠻橫無理者除外）的訪員，也讚美加泰魯尼亞省工人之遵守秩序與他們對外國人的尊重。只有少數蠻橫不講理的人還在散佈關於西班牙革命黨人的種種謠言。他們特別毀謗巴塞洛那的革命工人。」

「自由之友人，我們現在訴於你們。不要相信那些關於加泰魯尼亞省的混亂，搶劫，謀殺等等的捏造故事，記住我們的戰鬥就是你們的戰鬥！要是我們失敗了，法西斯主義會在別的許多國家中勝利的。我們的勝利將是對國際法西主義的爭取自由的國際戰爭之勝利。我們的勝利將是人類進步的勝利。全世界的勞動者與反法西主義者——快來幫助我們！我們是國際工人運動

的前鋒，而與那般一切人性的仇敵戰鬥。不要讓那些詭陷為西班牙與全世界的自由而奮鬥的英勇戰士的謠言四處傳播。我們需要你們的同情與幫助。我們相信在這戰鬥正酣的時候，你們是不會離棄我們的。」

這並不像反動派報紙所稱呼的「搗亂秩序的亂民」的口氣，說這些話的人是明白歷史所放在他們身上的責任的，而且是準備擔承他們的行動的結果的。他們爲了改組加泰魯尼亞省的全部社會生活，阻止叛亂者乘機活動，並且供給國家以抵抗法西斯蒂軍隊所必需的工具等等所做的優越的工作，便是一個極大的證據。而且這個建設的與創造的工作，因爲牠只基礎在自然的休戚相關，互助與社會的正義上面，並不求助於弊害極多的獨裁制，所以更值得讚美。

技術人員、工程師、建築家、科學家、教員、藝術家等等都熱誠地扶助 C、N、T、與 F、A、I、的工人，幫忙他們進行社會革新的大工作。

C、N、T、與 F、A、I、的男女會員，都知道只有「自由」這條路纔可以拯救西班牙。專制政治是基礎在屈服上面的，因此不能有利於「自由」的目的。獨裁制絕不是達到某種特殊目的所必需的過渡的階段，因爲牠必然強迫着地的代表人去使用一些方法，而此等方法就會使他們逐漸離開他們的本來的目標，縱使他們的動機在於誠實地服務民衆，也沒有用。……

解放不能由較大的專制完成。每種依賴的形式，便會產生一個新的奴隸制。獨裁制

尤其阻礙改革，因為他禁止對於他的行為之一切的批評。人們可以被迫而擔任某種工作；用強制方法所得結果，無論如何，總不能與由內部需要，同情與愛好而完成的相比。有些事情只能由社會的休戚相關與志願的行動來完成，連最強有力的政府也無法去強迫人做。強制並不聯合，卻分開，分散。將人們放在同一束縛之下，並不能使他們聯在一起，相反的，卻使他們彼此疏遠，而且養成他們的狹隘的自私與隔膜。社會的連帶，只能在自由中生長，發展，作為志願的選擇與無拘束的努力二者之結果。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個人的自由與社會的統一纔合而為一完全不可分的整體。

C、N、T、與F、A、I、正在進行他們的社會建設的工作，他們的會員也在各處前線上戰鬥。連馬德里的共和政府也不得不承認：要是沒有C、N、T、之英勇的支持，西班牙在這次鬪爭的開始，就會淪亡於叛軍之手了。

#### 四

每次西班牙人民起來反抗他們的統治者的兇殘的暴政時，他們都會被外國的干涉壓服。這可以說是西班牙的悲慘的運命。加的斯憲法會將西班牙從專制政治與教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後來又由利各與西班牙的自由主義者之英勇的努方而得再度實施，然而當「神聖同盟」派遣的法國軍隊侵入了西班牙幫助費爾南多七世恢復他的「基督教君主的神聖權利」，而且使他能夠把西班牙人民置於全世界所罕見的最可怕的反動之下時，這

加的新憲法又被廢棄了。

一八七三年，英國與普魯士的軍艦攻擊喀他基那公社之勇敢的防衛者，並援助帕維亞將軍向共和黨人進攻，終於幫助復辟黨人摧殘了第一個西班牙共和國。

如今歷史又在重複了。根據西班牙政府在馬德里發見的文件看來，可知這次的叛亂是由德、意兩國法西斯蒂小心準備了的，而且從開始就得他們的援助和支持。

當巴塞洛那的工人正和叛亂者戰鬥之際，一羣德國的政治亡命者得着C、N、T、的會員的幫助攻入了該城「德國勞工陣線」與國社黨的辦事處，在那裏獲得了不少的文件。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已經在曼卻斯脫導報和C、N、T、會報上發表了，全部文件不久也將印為專冊。這證明出來國社黨在伊比利亞半島全部，巴列阿利羣島以及西班牙屬摩洛哥各處密佈了政治的與經濟的間諜組織網。此等機關不間斷地與柏林國社黨總部通消息，由巴塞洛那的德國領事負責傳遞。這領事違反了西班牙的法律，幾年來就祕密地進行着外國的宣傳工作。無怪乎文件一經發見，就有許多德國人倉皇地離開巴塞洛那了。一家接近加泰魯尼亞省政府的日報洪水說得很對：

「此刻離境的那許多外國人，早就應該被驅逐了。他們從法西斯蒂當權的國家來，担任間諜工作，而且作為他們的政府與我們的賣國將軍中間溝通的工具。」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紐約太陽報發表了一篇西班牙政府的開員I、蒲利托託

問記，記載蒲利托的談話，裏面有這樣的一段：

「加麥隆事件（據說是西班牙政府的軍艦搜查德國商船）發生前十天，一艘德國商船在加的斯卸下了大批的飛機和坦克車。此等機件由兩列貨車（共有車五十九輛）運至塞維爾，並由五十名武裝的德國人押送。這些德國人把飛機和坦克車堆在塔布拉德飛機場，交了給叛軍，然後正式加入弗朗科的外國軍團裏面，我可以證明這事實，我也可證明加麥隆在被我們阻止駛入加的斯以後卻在一個葡萄牙港口卸下了給叛軍運來的汽油」。

蒲利托被問到為什麼西班牙政府不向國際聯盟申訴，他聳了聳肩頭，平靜地回答道

「阿比西尼亞曾向國聯申訴過。你知道結果怎樣。我恐怕我們西班牙已經變成歐洲的阿比西尼亞了！」

每個人都知道國際間雖有所謂中立與不干涉協定，但叛軍依然得着意、德、葡萄牙三國之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支持。要不是爲了這個，全部的叛亂早就會止息了，因爲除了那瓦、舊卡斯提爾、雷翁少數地方外，全西班牙的人民都反對叛軍。西班牙民衆在國內各地之英勇的支持，便證明出來。西班牙如今又成爲外國黑暗勢力之犧牲品了。如果西班牙人民不幸戰敗，全歐洲也會受害的。那時一個新的「神聖同盟」便會開始了，一個遍於全世界的恐怖與野蠻之統治便會降臨了。

西班牙法西斯蒂的領袖，與莫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們的別的國家的信徒們一樣，把他們對於西班牙人民所犯的罪惡稱之爲「剷除布爾塞維主義的危害之戰爭」。他們知道西班牙的人民是反對任何種類的獨裁制的，然而他們也知道這個稻草人是用來恐嚇庸俗之物的最好的工具。連外國的所謂自由主義者也被這種恐嚇所駭住了。其實這般人應該看看德，意兩國的情形，在那裏「布爾塞維主義」是被那些新的「人類解放者」戰敗了的。

法西斯主義不僅摧殘了社會主義與勞動運動，甚至每個敢於有獨立見解的人，或者保持中立的人，都遭受了牠的殘害。藝術，科學，哲學，文學被強迫用作宣傳法西斯主義。爲了保持法西斯主義在意，德，奧等國的勝利，曾有千萬的人橫遭屠殺。許多無辜的男女（其中有一些是國際聞名的藝術家，著作家，思想家等等）被迫流亡，私人住宅被侵佔，珍貴的藏書被焚燬。成千的人被迫與家屬分離，投入集中營內遭受身心兩方面的嚴刑拷問，還有許多人被騙至慢性死亡或自殺。在德國這種瘋狂再加上種族的仇恨（特別是對猶太人的）猶如火上添油，牠甚至採取了一種最野蠻的形式。久已過去了的蠻風，如今又復活了。法西斯主義激起了最低級的激情，鼓勵人民去做野蠻殘暴之事。牠極力設法控制着個人生活的一切，譬如最親密的兩性關係，連最兇橫的專制政治也常常知道尊重的如今也必須受法西斯主義的支配了。德國人與非亞利安人間的婚姻被認爲違反「種族的純正」之犯罪，而性的倫理也降低到飼養家畜的水準了。



在這種情形之上，還得增加自莫素里尼與希特勒當權以來永久威脅着歐洲的戰爭之危機。歐洲好像是一個大的兵營；每個國家永遠疑惑，懼怕牠的隣邦，這事情應該由法西主義的暴政負大部分責任。這就是我們戰敗了「布爾塞維主義」所得的一點好處。

西班牙此時的可怖的鬥爭，乃是一個時勢的徵象。現在的問題在打退那個威脅着自由與文明之基礎的敵人。德、意、奧就是兇殘的警告。倘使有一天西班牙人民之英勇的關爭真會被窒息在最後一個自由與社會正義之防衛者的赤血裏面而消滅，那麼全世界都要遭受到不幸的運命了。

## 西班牙的鬥爭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版

每册售華幣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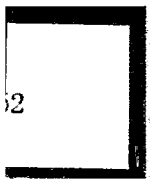
著者 R. BOOKER

譯者 巴 金

發行處

美國舊金山  
司塔克頓街  
平社出版部

5  
446041



2

華幣六分